



独木舟
著

青春经典 | 成长记忆 | 潜心修订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刺青爱人，
大火不能熄灭，众水不能淹没。

附图文别册
《独木舟·十年挚爱》

珍藏版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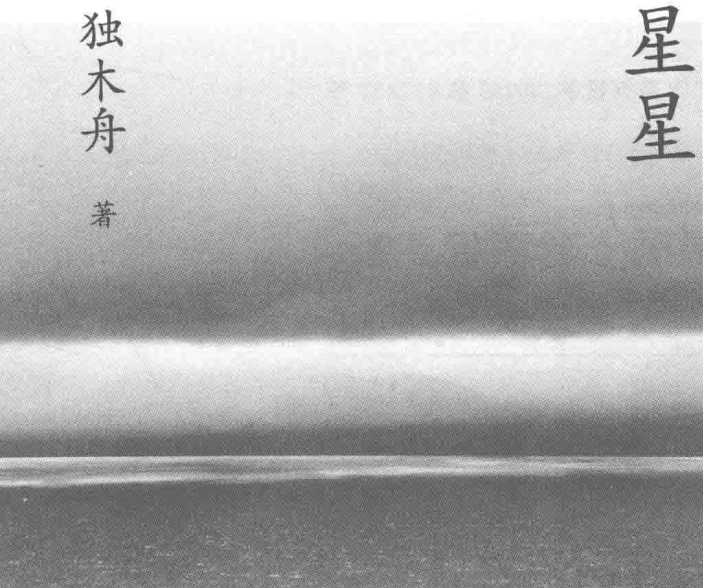
深 海 里 的 星 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珍藏版 ①

深海里的 星星

独木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海里的星星：珍藏版. 1 / 独木舟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3
ISBN 978-7-5594-4224-6

I. ①深… II. ①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7837 号

深海里的星星：珍藏版. 1

独木舟 著

出 版 人 张在健

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

特约编辑 石 颖 李璐君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224-6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深海里的星星》第一版在 2009 年的秋天出版，在那之前，我只写过一些发表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那些故事大多都是以校园为背景，人物较少，角色关系也比较简单，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提供不了太多经验。

很多年后，我还能清晰记得当初自己是如何战战兢兢地摸索着做这个故事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梗概，过程中有许多废弃的想法，反反复复，不得要领。这样的心情，在我后来写其他书的时候也不断重温过。

我从来都不是天分高的写作者，也不算勤力，只是脑子里一直有些故事，有些想借由角色来完成的表达，有些想象和憧憬，而小说正是这一切最好的载体。

这个小说最初成型的时候，作为作者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的青春里能够遇到和发生的事情，有友谊和友谊之间

的破裂，有爱情，爱情也会带来失望和痛苦，有最初的人生和对人生模模糊糊的理解。

很多写作者的第一本作品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自传，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并不是指书中的情节都曾经真实地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而是说，在技巧和经验到来之前，你写出来的文字只能来自自己的感受和发现，这是由作者天然的心性决定的。

我在那个阶段的心性，自指间流淌出来成为书中的程落薰。

她是我之前写过的所有短篇小说女主角的集合，也是我之后要写的所有女主角的雏形，这样重要的一点，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初版时，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长沙，这座城市独有的城市文化给这部小说注入了强烈的能量，使《深海里的星星》因此有了属于它自己的个性：闹哄哄，热腾腾，生机勃勃中蕴含着市井气息。很多读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喜欢上了长沙，这虽然是我最初没有预想到的，但又实在让我感觉欣慰。

十年之后再读它，许多情节已经有了明显的时间印记，比如书中角色使用最多的按键手机已经被更智能化的触屏手机所取代。比如其中的一些场景，随着城市的兴建和商业迅速发展，已经不复存在……诸如此类的细节，虽然并不影响小说的核心，但如果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始终会影响读者在阅读中的沉浸程度。

《深海里的星星》出版五周年的时候，我已经从头到尾认真地修订过一遍，但现在看起来，仍然不够深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还是有点儿年轻，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我想或许也是因为我 and 它对照的时间还不够久，许多东西在那一刻还没有彻底沉淀。

这次我用了写一本新书的心情和精力，几乎将它重新写了一遍，剪去了一些多余的边角料，在保证内核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尽量做到精炼。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萌生过好几次放弃的念头。我看到许多人在网上说，回头看自己小时候写的空间日志、博客和微博，总有种无法面对的羞耻感——在修订旧稿的每一分钟里，我心里都有这样的感受。

但我也知道，重修旧稿，是写作者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机会。如果不溯源，你就不会知道自己过去有多少不足和缺陷。我常觉得，青涩就算再动人，但不能前行或是深挖，那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哪怕对文学的审美再高，读别人的书一遍就能数出优点缺点，但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不是好的写作者。

过去这么多年，我的天分还是如此有限，但时间和成长令我安静下来，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道理，这也就很不容易。

说回到这个故事本身。

有人说，这世上没有什么复杂的故事是三句话之内说不完的。关于这个故事的这三句话大概是这样：程落薰遇到了林逸舟并爱上他，许至君遇到了程落薰并爱上她，不知道最后她究竟和谁在一起。

当初要定结局的时候，我也非常困扰该如何安置他们每一个人。这两个男生各自都有明显的优缺点，而程落薰，她性格中的缺点更是完全掩盖了优点，粗略一看，简直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值得被爱，但这就是青春的故事和命中注定的故事。

在这次修订中，我将程落薰和林逸舟初次相遇的场景做了改变，是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光，我感觉到，他之所以对她有着如此重要的意义，这其中一定有些区别于现实生活的浪漫和诗意。而一个人只有在心灵上震撼过另一个人，才能带来时间也无法稀释的力量。

除了这种具体的改动之外，整篇小说的语言风格也有变化，这也是时间的原因。通俗化的文艺作品总难免会受到当时创作的环境和思潮的影响，有大量词句在现在读来的确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也一并做了修改。这些笨重的功夫，是我在这十年写作过程中累积下来的真诚心意，我想将它们传递给读这个故事的读者。

最初写《深海里的星星》时，我对于未来既没有预感，也没有计划，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放。我会有进步吗？我能够一直写下去吗？我能够越写越好吗？还是会变糟糕呢……到如今，我已经不会追问这些问题了。

我只是想一直写下去，将这个动作持续下去，而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不是作者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

《深海里的星星》是我作为写作者真正的开始。它固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但是它带领我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我的第一批读者，在我孤单而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价值的青春岁月，这件事的意义，胜过世间所有。

希望它能安慰你，也被你喜欢。

独木舟
2019 年秋

目 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Part 1	/ 004
Part 2	/ 051
Part 3	/ 094
Part 4	/ 143
Part 5	/ 186
Part 6	/ 226
番外篇 你是一抹少年蓝	/ 263

在幽深暗蓝的海底，我屏住呼吸。
如果说记忆会像繁星璀璨，最明亮的那颗一定是你。
让我闭上眼睛，回想你的音容笑貌。
你是我寂寞永夜里的唯一光明。
你是无垠深海上空，唯一的星星。

我一步一步往越来越冷的水里走去。
黄昏时，天空呈现出一种壮烈的红，晚霞仿佛着了火。

一呼一吸之间，温柔的江水包裹着我，像迎接从远方归来的游子的母亲。

身体在水中沉沉浮浮，脚下渐渐失去了依托。手里握着的是一把小刀，锋利的刀刃划破皮肤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

这是幻觉吗——我看见殷红的血液在水里一圈一圈地洇开，很快便失去了鲜艳。

终于，江水一齐灌入我的眼耳口鼻。

在沉浮之间，我恍惚地看到，那么多张面孔一层层重叠起来。
无可逃避的窒息涌来。

孔颜眼神幽幽：“也不是只有我和周暮晨……不如去问问你最好的朋友康婕，看看她会怎么回答你？”

周暮晨——他的无奈里透着冷漠：“如果你真想为我做什么，就是再也别来打搅我。”

父亲的声音低沉晦暗：“我当没有你这个女儿，你也当没有我这个爸爸。”

封妙琴挑着一边的嘴角，仰起脸来，笑得极轻蔑：“程落薰，你有什么立场讲我贱？我们半斤八两好不好啦？”

这些噪声充斥在我的脑子里——不过没关系，很快我就再也不会想起这一切了。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之一了……但尽管这样，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爱。”

这是林逸舟的声音，在明明灭灭之间，我又看见他破碎的脸。

“落薰，好好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

这是另一个人——为什么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心像被某种巨大而尖锐的利器刺穿了一样——许至君，即便在这样的境地中，我仍然记得他紧紧捉住我的肩膀，几乎是从自己的灵魂里逼出声音来对我说：“好好地，生活。”

即使我紧闭双眼，也仍不断有眼泪涌出。

乱七八糟的声音交织混杂在我的脑中，头顶最后一丝光线也即将消失。那一刻，我忽然很想说声“再见”。

可是要和谁说？

再见，再也回不去的岁月。

再见，不可预知的未来。

再见，那些从我生命中疾驰而过的人。

在幽暗的水里，消失了的最后一线光芒。

采

Part 1

海

我醒来的时候，素白的房间里一片寂静。

这是死后的世界吗？这个疑问刚刚冒出来，我便看见窗边站着一个人。这情景结结实实地吓了我一跳。

仅仅一两秒钟的停顿，我便知道了，这是许至君。

我还活着。

他背对着窗户，静静地审视着我。在逆光中，我看不真切他的神情，也许我们的眼神已经撞上了而我还不知道，只是感到了一种无声无形的压迫感。

他走过来，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离我这样近的距离，虽然一言不发，却也足够我读懂他眼底所有的失望。

不知道这样沉默了多久，我出于极度的羞愧，只能别过脸去。

“你就那么想死吗，没死成是不是很遗憾？你要是真死了，我还是会把你捞起来送回你家，告诉你母亲，您的女儿殉情了。”很奇怪，他明明就坐在我身边，可是声音听来十分遥远，像穿过团团迷雾才传到我的耳中。

“殉情”这个词刺痛了我——一时之间，我难以分辨刺痛的是我的情感，还是我的自尊。

我无言反驳他，藏在小毯子里的手死死揪住床单，我以为这样至少能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点，但这很徒劳，眼泪也不受控制。

从前我听说人在真正悲伤的时候是流不出泪的，既然此刻我还

能哭泣，是不是说明我最悲伤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这次他的语气缓和了些许，可依旧没有温度：“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参加追思会？”

没有一点儿预防地，我的心剧烈地疼痛起来。顾不得难不难看，我像个七八岁的小孩那样哭了起来，眼泪鼻涕一起流，身体一抽一抽，喉咙里发出了小动物般的呜咽声。情急之下，我只能扯过小毯子包住头，可嘶哑的哭声还是从缝隙里传了出来。

我有许多想说的、想问的，甚至想要骂出来的话，可是我无法组织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一只手隔着毯子在轻轻拍我的背，带着安慰的意味，这让我感到更痛苦。在这个时刻，我宁愿他尖刻一点，挖苦我、羞辱我，好过他安慰我。

“是后天。你好好缓一缓，我带你去。”他说。

这是我对那一天全部的记忆——我一直在哭，他一直坐在我身边，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对话，却又像是把一切都说尽了。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体恤我，不要轻视我、责备我，但我终究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可是为什么，内心深处我知道，他已经不和我计较了。他只是，比我更悲哀。

哭了好久，我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很浅很不踏实，能听见轻微的脚步声，然后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我闻到了浓厚的咖啡的气味。

他一直坐在那把椅子上，连位置都没有挪动。

也许还有别的，但我也知道了。翻过一个身，我跌入了更深的睡眠里。

两天后，我振作了许多。坐在他的车里，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能够勉强装作镇定自如。

我不知道举行追思会的具体位置，也没有心情与外界联络询问。许至君是言而有信的人，既然说会带我去送林逸舟最后一程，我便只需要相信他。他甚至连参加悼念时该穿的黑色衣服都替我准备好了。

他从来就是这样稳妥周全的人，我并不感觉意外。

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忽然说：“谢谢你。”

没有任何虚伪，是直觉让我道出了真心。

电子数字牌在倒数，还有二十秒、十九秒、十八秒……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不动声色下去，说完“谢谢”之后那股紧张眼看就要消失了，还有九秒、八秒、七秒……

他换成D挡，放下手刹，以不易觉察的程度轻轻嗤笑一声。

车子驶出时，他说：“对他，你连命都不想要；对我，你来来去去就只有谢谢。”

片刻后，我低声说：“但我是你救回来的，这条命是我欠你的了。”

“程落薰，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的生命是自己的，不属于任何人，你也不欠任何人。”他顿了顿，此时车子拐向左行，他又说，“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背负丝毫心理压力，你惩罚过自己了，不要再伤害自己。”

“如果今天林逸舟在这里，他也会这样跟你说。”

我笑了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个表情了，脸上的肌肉都有点儿僵硬。我故意说：“你怎么知道他怎么？”

“你确实不够聪敏，所以你从来也意识不到……”如果是从前，我肯定是要和他吵起来的，但现在我只想安静地等他说完剩下的话。

“我们对你的心意是同样的。”他说。

如果不是之前流了太多泪，我想我此刻还是会哭出来吧。

真是无奈，我好像永远都说不过他。

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一座城市来说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是要向自己的常规轨道运行。芙蓉路上堵得水泄不通，公交车勇猛得像装甲车，从车窗玻璃看进去，几乎所有人都是低着头在看手机，大家看起来都很麻木了。

或许我们就是要这样忍受着，习惯着，变得越来越坚韧。

我从包里摸出一根烟，刚要点火，许至君便呵斥道：“不要在车里抽烟！”

我白了他一眼，决定当作没听到，但还是把车窗降下来散散气味：“我就抽一根，熏不死您。”

眼看快要到目的地了，我呼吸有些困难，身体里的血液似乎也停止循环。

“落薰，你不要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

就算我再怎么难受，这个地方还是必须纠正他，我深深呼出一口气：“你要是不会说话就闭上嘴。如丧考妣，是形容像死了父母那样伤心。”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再说任何话。

追思会办得很简单，在一个小小的礼堂，奏着哀乐，令人感觉肃穆、萧瑟。

我们进去的时候，人也不多，坐成三三两两在一起聊天，他们的脸上全然没有哀伤。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似乎又失去了几分力气。正在这个时候，许至君握住了我的手，像是要传递一点力量给我，支撑住我。我轻轻点了点头。

林逸舟的遗照挂在礼堂的正中央。我在看到那张脸的第一眼就崩溃了。那是一张未经风霜的年轻面孔，他始终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好看的男生。

我们之间的前尘往事，到这一刻全都勾销了，我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不管是爱还是恨，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鞠了三个躬，咬紧了嘴唇，用尽力气吞下了喉头那声悲泣。

我没有见到林逸舟的双亲，事实上，在他出事之后的所有流程里我都没有参与，那个时候我只觉得我的人生也随之一起被毁灭了，至于他的家人从哪里来，得知这个消息时是怎样的反应，之后又是用怎样的意志力扛着巨大的悲伤处理自己的丧子之痛，我都不知道。

也许某一天，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飞往某地的某架飞机上，与我擦肩而过的一对中年夫妻就是他的父母，但我们彼此相对不相识，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女生和自己的孩子，曾有过一段热烈的过去。

正是泪眼蒙眬时，一个熟悉又令我覺得恶心的声音从背后传来，